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六

胡鳳丹月樵校梓

先軫死狄師

僖公三十三年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很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爲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

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同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

胃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
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
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爲元帥總三軍
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
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
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
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
聞有爲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
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

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爲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爲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爲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

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
恬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
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
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白季舉卻缺

僖公三十三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
過營壘則觀兵過厘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
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
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

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
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曰季出使而得冀缺於
耕鋤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曰季文公之近臣也
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
麗溢目麾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
氣必揚下視農夫霑體塗足之勞將輦蹙嘔噦而不
肯觀矣况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
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焚焚闐闐往來
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曰

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鈞萬鈞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爲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曰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求士爲首務且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旣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爲職吾明旣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爲職吾誠旣

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
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
神竭而所謂真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
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
者非泰之觀異於眾人泰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過
冀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
非季之見異於眾人季求士之心異於眾人也苟所
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
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耶吾

嘗攷曰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爲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爲憂至於布衣外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曰季惟恐不遇冀缺而冀缺不恐不遇曰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爲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爲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污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真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水而

軍

僖公三十二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
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
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
何其多變也繞指之柔忽變而爲擊柱之剛緩帶之
和忽變而爲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闔推
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
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

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
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
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爲陽處父所薄而退
舍加以遁逃之謗爲子上者盍思是謗其身之謗乎
其國之謗乎使所謗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
盛德也閔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謗不專及其身而
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爲子上者安可
嘿嘿受謗遽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爲
陽處父無故而被以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

之競天下必以爲楚師之真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爲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泚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爲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爲大國退免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人

何自入其潛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
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
欺之而不以爲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
洞見肺肝凜凜冽冽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
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
非嫌於私己也一己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
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挺擊空適以
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
損耳吾從容無爲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旣大

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
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眾
人以爲怯而君子則以爲勇之大也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文公元年

○越椒生而子文

知其滅若敖氏

宣公四年

伯石生而叔向之母

知其喪羊舌氏

昭公二十八年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
焉則大者喪其爲大矣公卿之於皐隸也巨室之於
甯氏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

屈公卿之貴而與阜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
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
適以自卑而已矣苟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
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尤
凡賤厠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
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苟卿忽
降尊貶重譏譏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
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
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